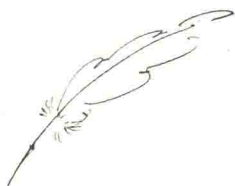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增订本

[美]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 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

Essays & Lectures on the Problem of
Socrates and Modernity by Leo Strauss

刘小枫 ● 编

刘振 彭磊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增订本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 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

Essays & Lectures on the Problem of
Socrates and Modernity by Leo Strauss

[美]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刘小枫 | 编

刘振 彭磊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刘振等译. —增订本.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10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2.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

ISBN 978-7-5080-8934-8

I. ①苏… II. ①列… ②刘… III. 苏格拉底(Socrates 前469-前399)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5598号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

著者 [美]列奥·施特劳斯

译者 刘振彭磊等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50千字

定 价 8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 Kirchhain 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

2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

“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础与起源》、《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年

增订本说明

“苏格拉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这就是苏格拉底在世时曾受到过的张扬理性主义的指控（参见阿里斯托芬《云》）。从现代性问题出发，尼采再次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由于苏格拉底犯了唯理主义的大错，才惹出了西方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和漩涡中心”（《悲剧的诞生》，14-15节）。据此，尼采宣布了苏格拉底这个历史“偶像的黄昏”（参见《偶像的黄昏》，“苏格拉底问题”）。海德格尔接过尼采的指控并跟随尼采致力于回到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人……好些后哲人则跟着尼采-海德格尔步入后现代的黎明。同样从现代性问题出发，施特劳斯却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驳回了尼采对苏格拉底提出的阿里斯托芬式的指控，并把现代性问题的指控转过来对准了尼采自己——现代性的三次浪头恰恰是西方哲人不再理会或不再能理解苏格拉底问题的结果（参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李小均译，前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换言之，通过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施特劳斯看清了现代性问题的深远本相，并由此找到了克服现代性方案的方案：回到原初的“苏格拉底问题”，而非奔向抛弃这一问题的后现代。

就此而言，重审“苏格拉底问题”是施特劳斯一生学术的基本着力点。施特劳斯有三部自编文集传世：《什么是政治哲学》（1959）、《古今自由主义》（1968）和《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苏格拉底问题”的所在位置。施特劳斯逝世后，其后学陆续刊布了不少施特劳斯的早期文稿和未刊讲稿，并结集出版：Thomas L. Pangle 编，《古典理性主义的重生》（1989），迈尔编，《施特劳斯文集》卷一至卷三。然而，这两个文集并没有收全施特劳生生前在各类学刊上发表过的所

2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有文稿。^①

本书致力于收集所有未曾结集的施特劳斯文稿,五年前初版(华夏出版社2008)时收文共14篇。眼下这个增订本删去两篇已归入施特劳斯相关文集的文章,另增补15篇文稿,其中八篇为晚近整理刊布的未刊稿(含书信一通),共27篇,按发表或写作时间先后排序。初版时的旧译,亦作了覆校。

迈尔(Prof. Heinrich Meier)编制的“施特劳斯著述编年”为我们查索文献提供了方便;李致远博士、黄群博士校读了部分译稿;增订本由张缨博士统校全稿,谨此一并致谢!

刘小枫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2016年5月

^① John A. Murley 编的《施特劳斯及其遗产:文献汇编》(*Leo Strauss and His Legacy: A bibliography*; Lexington, Books, 2005, xi, p. 937)提供了施特劳斯所开拓的学问方向的出版物近一万五千条,不仅有整全的施特劳斯著述文献,还有施特劳斯弟子以及门人上百人的著述文献,多以古典作品的解读为主。

目 录

增订本说明	1
三十年代	
斯巴达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	1
“显白的教诲”写作计划	34
“迫害与写作艺术”讲稿笔记	43
四十年代	
德国战后哲学的现存问题	66
德国虚无主义	88
评肖特维尔的《史学史》	117
我们能够从政治理论中学到什么	119
论柏拉图政治哲学新说之一种	136
论卢梭的意图	174
理性与启示	204
五十年代	
评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	245
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270
瓦尔克的马基雅维利	286
与库恩书	295
苏格拉底与政治学问的起源	304
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317

2 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

六十年代

评韦伯命题	331
我们时代的危机	336
政治哲学的危机	351
摆脱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偏见	365
《政治哲学史》绪论	372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378
古希腊史家	433
“权威论者”洛克	445

七十年代

苏格拉底问题	449
马基雅维利与古典文学	473
剖 白	
——施特劳斯与克莱因的谈话	489

附录

库恩 自然正确与历史主义	500
--------------------	-----

斯巴达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

陈戎女 译

[中译编者按]本文原刊于《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 November 1939, Vol. 6, No. 4。

Xenophon non excidit mihi, sed inter philosophos reddendus est
[色诺芬不会离开我,他必得回到哲人们那里去]。

——昆体良

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Lacedaemonians*)看上去旨在赞美斯巴达的政制,或换句意思差不多的话说(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5b 1),赞美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字面上的阅读予人的印象是,他毫不隐瞒对斯巴达的钦慕。所以,文章行将结束之际,色诺芬出人意料地声称,当时的斯巴达为十分严重的弊端所害,读者不免大吃一惊。纵观全文十五章(除了第十四章),他对当代斯巴达的褒奖之辞跟古代斯巴达一样多,并且,对遥远的古代时期斯巴达的立法者吕库戈斯(Lycurgus)制定的法律,和色诺芬的时代斯巴达人实际的所作所为,他说起来似乎也未加区别。^① 这就是说,这篇文章整体上隐藏了对当

① [译注]古代斯巴达或吕库戈斯时代的斯巴达指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前古典时期,而色诺芬所说的当代斯巴达则是公元前四五世纪古典时期,中间相差二百多年。斯巴达王的儿子吕库戈斯约公元前650至前600年实行著名的改革,培养斯巴达人的良好道德和健康体魄,养成任劳任怨、勇敢善战、忠心为国的风尚,其军事体制造就希腊最专业化的军队。此后斯巴达成为军事强国。

代斯巴达的斥责,把它插在结尾处。为了更好地隐藏他的斥责,色诺芬还采用了一种不一般的手法:他并非把责难直接放在结尾处,这本来恰得其所,^①不过会引起人的注意,他的做法是把批评的话夹在文章最后部分的某个地方。

然而,他为何如此笨拙地隐匿对当代斯巴达的责难?难道他就不能掩饰得更得力,干脆略过不提?这样固然好,不过简单地略过不提有个大毛病:这么做就没人会明白,色诺芬对当时斯巴达的严重弊端并非视而不见;任何曾察觉到如此弊病横陈眼前的读者,都会以为文章作者是心存偏见的愚夫,或是拉帮结派之徒,或是拿了别人钱财的胆小鬼,他根本不会认真对待作者对吕库戈斯立法的溢美之辞。色诺芬因此不得不明说他对当代斯巴达的批评,目的是不连累他对古代斯巴达的赞扬。假如他现在把这个批评放在文末,就会把作品的整体效果破坏殆尽,这个效果不是要斥责,而是为了颂扬。^②

不过,这样说没办法应付以下反驳意见:色诺芬抨击当代斯巴达时半遮半掩,运用的手法相当笨拙,鉴于他杰出的文学才华,哪种假设都比以为他运用文学修辞笨手笨脚更为可取。对于该反驳意见——它认为色诺芬具有无与伦比的才华,只有以此为基础,它才合情合理——我们的回答是,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他作为作家、作为思想家,写得貌似拙劣,那么,他实际上是故意为之,自有缘由。至于这个反驳意见暗示出高等考据学(higher criticism)的某些方法,我们的回复是,应该真正了解作者的意图后,才回答方法之类的问题。这说明,首先,通过笨拙地掩饰对当代斯巴达的斥责,色诺芬使我们明白,他极尽能事隐藏了某些重要得多的观点;其次,阐释者的责任不是试与色诺芬比智显得更聪明,而是竭尽其理解力和想象力,以便以色诺芬为向导,朝智慧的方向努力。

① 参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尾声”。

② G. Prinz,《论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De Xenophontis Cyri institutione*), Göttingen 1911, 页 74。

色诺芬作品第一章看起来是为了称赞吕库戈斯关于生育繁衍后代的法律。他指出,别的希腊人培养未来母亲的方式与吕库戈斯的法律规定之间有两个重大差异。第二个差异他言之甚详,第一个却一笔带过。有关此论题,他的全部所言是这样的:

那些将来肯定要养育子女的女童,以及那些该受良好教育的女童,别的希腊人给她们食用分量最为适中,又切实可行的菜蔬,以及极少量又过得去的肉食;至于酒,他们要么根本不许她们饮酒,要么只许她们喝掺了水的酒。(《斯巴达政制》一章3节)

接着,色诺芬略过吕库戈斯关于女童饮食的规定不提;或者说,他并未明确告知读者,而是在字里行间向读者暗示所有那些必需的信息,譬如,用全文论述谋篇布局的方式来暗示。因为,上面引的那段话的上下文用于阐明其他希腊城邦的做法和吕库戈斯的创制之间的差异以及对立;^①所以,这不过是一个更重要的论点——色诺芬且按下未表——的引子罢了,即斯巴达女童的饮食习惯与其他希腊女子的不同乃至对立。如此这般,色诺芬让我们搞清楚了,吕库戈斯允许斯巴达女童吃丰裕的食物,饮不掺水的酒。允许她们饮食饱足似乎是有助于生育强壮后代的一个措施,这是吕库戈斯立法的目的,色诺芬在当下语境里正在讨论。既如此,他为何不清楚地明说,吕库戈斯对女童的饮食有哪些规定?谜题由下述事实解开,色诺芬的论述中“丰裕的食物”与“不掺水的酒”紧密相关。因为,给年青女子充足的食物固然理由很充分,但给她们饮用

^① 《斯巴达政制》一章3-4节。另参一章2,5和10节。

不掺水的希腊葡萄酒可能不太安全。我们从一些渠道很容易了解到，斯巴达女童和妇女因其普遍的举止放纵(laxity of manners)而出名，尤其在性方面；^①而且，我们了解维纳斯和巴克库斯(Bacchus,即酒神信徒)之间的紧密联系。由于斯巴达女人众所周知的放荡，色诺芬对斯巴达女童饮食的数量和质量都只字未提，在一篇旨在称颂斯巴达的文章中，这是明智的省略。不过，要是他连其他希腊城邦的相反做法也都不提的话，难道不是更聪明些吗？如果我们不是假定，色诺芬是个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论述含意的很明显的笨伯，或者，他是比最急匆匆走马观花的转述者更糟糕的作家，那么，我们必定要相信，他这么做是影射斯巴达妇女的举止失当。

这个结论由整个第一章的论证且实际上由整部作品所证实。隐晦地暗示了斯巴达女童的饮食情况后，紧接着，色诺芬提到她们的体育锻炼。在这部分中，色诺芬直截了当地谈论斯巴达“女性”。^②我以为，他用这个措辞是指出，斯巴达女性残留的动物性比男性多得多，因她们受的锻炼要少得多。唯有教育(参《斯巴达政制》三章2节)可培养她们节制，因此教育是被当作“丰裕饮食和不掺水的酒”的解药在起作用。可纵览全文，除了体育锻炼，关于斯巴达妇女的教育，色诺芬未着一字一词清楚说明，^③与此同时，他强调斯巴达教育使男子节制，并且强调

① 柏拉图，《法义》，637c 1-2(参 e 1-3)和 780 d 9 以下。也参《王制》，548 a-b, 549 c-e 和 550 d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9 b 9-12 和 1270 a 7-9。欧里庇得斯，《安德洛马刻》，行 595-601。

② 他首先说的是“男性和女性群落(male and female tribe)”，然后把“男性”和“女性”作对照。(《斯巴达政制》一章4节)

③ 请注意，一章3节提的是女童的教育，并非斯巴达人。第二章似乎在谈斯巴达女童的教育，教育她们是为了教育孩子。这里，色诺芬唯一一次用了含意明确的词“儿子们”，就在这章的开头，此时他还没有论及斯巴达的教育，而是谈其他希腊城邦实行的教育。接着他立即用语义含糊的词“孩童们”替换了“儿子们”，然后整个第二章用的都是“孩童们”。在二章5节，他说起斯巴达“男”童极其俭朴的食物；这个用法再次表明，斯巴达“女”童的食物不怎么俭朴。在二章11节(我是按 MSS[抄件]的识读)，他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年龄较长的人监护孩子，最睿智的“男性”必须担当此任；这意味着斯巴达的男女孩童

这样相关的事实,作为吕库戈斯立法的结果,“明显的是,即使在审慎上,男性群落也比具有女人性的群落更强”。^① 色诺芬只字未提妇女的道德教育或她们的羞耻感,这跟他不谈她们的饮食,理由如出一辙。

吕库戈斯法律培养的并非妇女的节制,而只是男人的节制。色诺芬在论述第一章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即斯巴达婚姻法时,一开头说明的就是这一点。此处,他解释了吕库戈斯训练斯巴达人节制性事的规定。男人若被人目睹进出妻子的房间,按规定是丢脸的事。遵守这个规定,其目的具有两层效果:既增强了羞耻感,又增强了性欲。性欲的增强夫妻二人都有,但羞怯感(bashfulness)的增加却只是丈夫的事(参《斯巴达政制》一章5节)。其他婚姻法令给丈夫提供了大得令人吃惊的通奸的自由,以及允许妻子通奸的自由。结果,这种自由看上去在实践中仿佛毫无限制;因为色诺芬解释了两条这类法律——它们本身已经够宽大的了——之后,还补充说,吕库戈斯“对那类法律做出了许多让步”。虽说我们从他的话只能猜一猜这些让步对妇女贞洁必然会起的作用(此外她们不受任何饮食方面的束缚),但色诺芬说得清清楚楚,妇女们对这些法律感到满意自有缘由:“因为,[斯巴达]妇女想掌控两个家庭”。^②

我们对《斯巴达政制》的第一章作结,该章表面上是赞美斯巴达生育子女的法律,实则对斯巴达女人暗含讥讽。现在,色诺芬对斯巴达女人的实际行为,不管现在的还是过去的,跟吕库戈斯法律规定的

一起接受体育训练(欧里庇得斯曾强调过,男女同校的斯巴达式教育对妇女贞洁造成的结果很糟糕,引文同前)。这个结论非但跟一章4节不矛盾,而且由它得到证实,色诺芬在一章4节提到的妇女间的竞争比赛,和男人的比赛不一样;因为成人的竞赛是一回事,儿童的体育锻炼是另一回事。参看 J. S. Watson 译:色诺芬,《短篇作品》(*Minor Works*, London 1891, 页 206, 注释 3)。

① 《斯巴达政制》二章 14 节和三章 4 节。如果和柏拉图《法义》(802 e 8-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0 a 22 以下, 1277 b 20 以下)作对比,三章 4 节行文中的反讽之意更为明显。参色诺芬《阿克西劳斯》(*Agesilaus*), 6, 7。

② 《斯巴达政制》一章 6-9 节。关于斯巴达的女权政治,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1269 b 24-34。

行为之间不加区分,除了字词上的区分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说,对斯巴达女性的讥讽,也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斯巴达和吕库戈斯立法的讽刺。

二

为了表明斯巴达教育的优越,色诺芬把斯巴达致力德性公共教育与别的希腊城邦导致文弱之气(*effeminacy*)的私人教育作了一番对比。这里他用的手法和之前讨论斯巴达生育后代的法律时类似:他指出了比如说雅典和斯巴达做法的两个主要区别,虽然他澄清了第二个区别,但对第一个也是更重要的那个区别突出的特征却不着一字。关于教育,他的说法是,斯巴达教育是公共的,其他希腊城邦的教育是私人的。可是,他也谈到别的希腊人“一等孩童到了可以听懂话的年龄……就马上送他们到老师那里学习文字、音乐和进行角力的训练”。^① 紧接的下文以及整部作品的其他段落,他没有谈过在“文字和音乐”教育方面,吕库戈斯颁布的法律或者斯巴达人实际有什么作为。这个省略就像之前略过不提的做法一样并非偶然之举,而且,跟忽略斯巴达针对女童的饮食法几乎如出一辙:色诺芬让我们在字里行间了解到,在斯巴达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文字和音乐的教育值得一提。^②

这其中反过来的含义指什么?当然是指体格锻炼。然而,斯巴达教育有些具体特征是色诺芬十分急于让我们知晓的。他强调,斯巴达儿童被教以偷窃、抢夺和行骗;行窃时被抓住会受严罚,他特别为这种做法作了辩解:

① 《斯巴达政制》二章1节。参色诺芬《苏格拉底的申辩》(*Apologia Socratica*), 16。

② 三章1节谈到的孩童的(不是斯巴达人的)“教师”也旨在同样的目的,比较该章的这节和其余各节即知。